

信仰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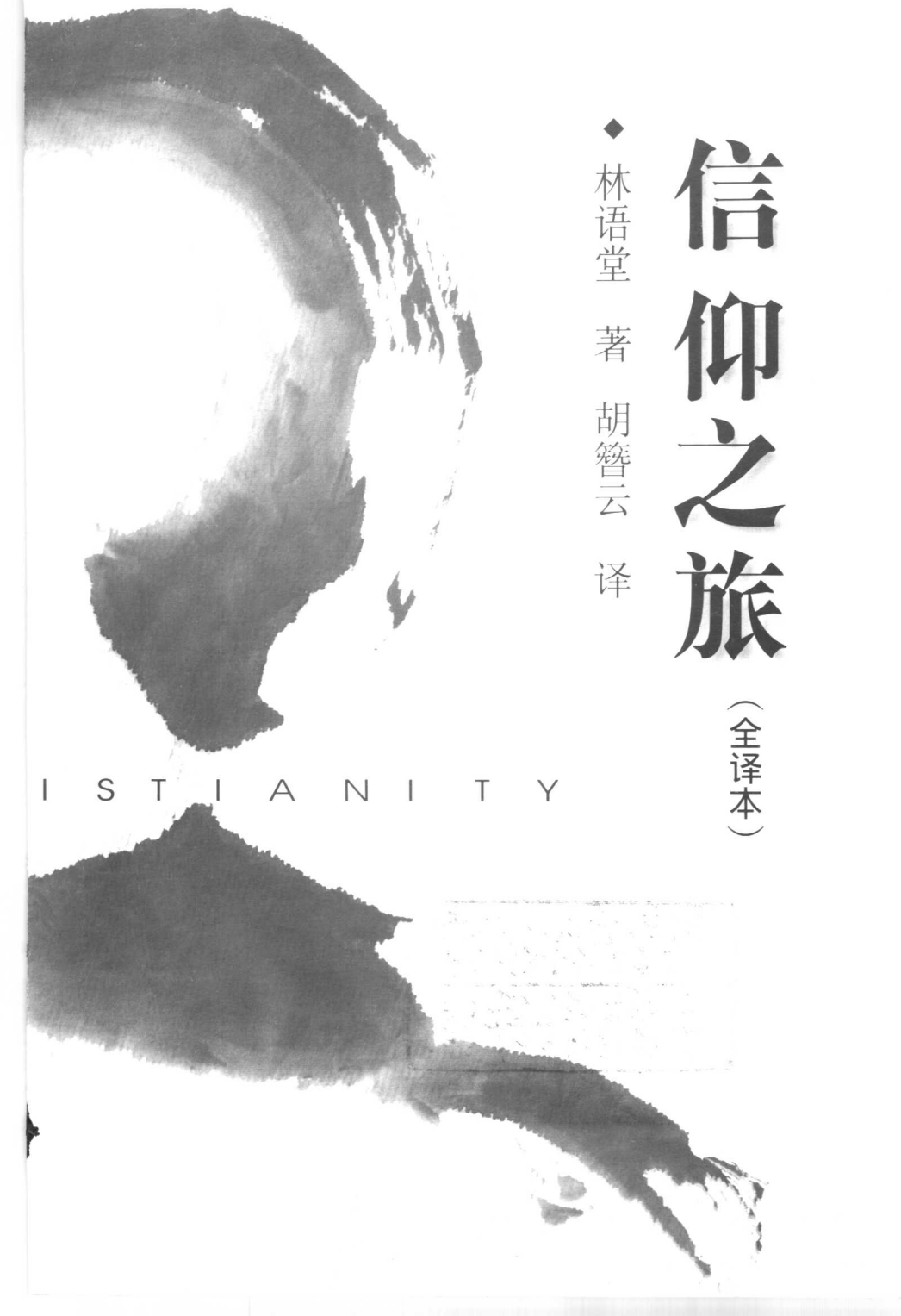
◆ 林语堂 著 (全译本)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四川人民出版社

心灵精品
INCH

5.6
20



信仰之旅

(全译本)

◆ 林语堂 著 胡簪云 译

I S T I A N I T 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之旅/林语堂著;胡簪云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6
ISBN 7-220-05029-1

I. 信... II. ①林...②胡... III. 林语堂-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073 号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本书由道声出版社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中文版权©TPH

XINYANG ZHILU

信仰之旅

林语堂 著 胡簪云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汪 漪
鱼儿创作
晓 鸥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s.com>
E-mail: scmcbst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成都嘉华印业有限公司(028-7461999)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4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5029-1/B·219

定 价

1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代序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1
	绪 言	/7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	/13
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	/31
第三章	孔子的堂室	/61
第四章	道山的高峰	/109
第五章	佛教的迷雾	/153
第六章	理性在宗教	/183
第七章	物质主义的挑战	/207
第八章	大光的威严	/239
	出版后记	/262

代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编辑先生要我为林语堂先生的《信仰之旅》写篇序言，这不但使我大吃一惊，而且使我手足无措。

20 世纪 40 年代初，我在济南读初中时就读过林语堂先生主编的杂志《论语》，非常喜欢林先生的“幽默闲适”的文风，在紧张的学习中挤出点时间来读他的文章，边读边笑，身体上的疲劳，精神上的压力会在不知不觉中全都不翼而飞。十几年后才听说那个以林语堂为主帅的“论语派”倡导的闲适文学是诱导青年逃避现实、脱离阶级斗争的麻醉人民的“鸦片”，应该予以批判。想想挺有道理，于是对论语派的著作就敬而远之了。又过了二十多年，在文化界和外语界听到了“东林西熊”的说法，即美国文化界佩服林语堂，英国文化界佩服熊式一，认为他们两位是当代

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化名人。我曾有幸拜会过熊式一老先生,聆听过他的高论,但没有见过林语堂先生,他的书也读得很少,只知道他40岁生日时曾撰写过一幅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学今古文章。”

对于林语堂先生,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像我这样一个孤陋寡闻的人为他的书写“序”,岂不让天下有识之士笑掉大牙!但是,当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却改变了主意。林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化名人中很值得研究的一位“怪人”,不仅应该研究他的文学理论及语言风格与运用,还应该研究他的人生观——宗教哲学与信仰。这本书是他众多著作中惟一的一本讨论宗教哲学的书,是他个人对宗教哲学的探索历程。读完之后,感到有些话要说,并且有把这些话写下来的冲动。所以,这篇短文不是本书的序言,只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读后随想。

周联华老师曾指出,这本书“的原名是《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其实应该是《从基督徒到异教徒再成为基督徒》”。周老师的意见是对的。不过,我想补充的是:第一,我不认为林先生曾经成为一名异教徒。第二,林先生的信仰历程不是在平面上绕圈子,绕完一圈后回到原地,而是螺旋式的升华,绕了360°之后回到的不是原地,而是在原地上构建起的巍峨高楼,这里不是他的旅程的终点,只不过是驿站,如果他还健在的话,肯定会继续他的螺旋式的历程。

历来的基督徒,从信教动机来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因起主要作用的被动皈依者,一类是内因起主要作

用的主动皈依者。被动皈依者包括受家庭或亲友的影响而皈依的信徒和因疾病、挫折、困难等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皈依的信徒(后者的动机含有不同程度的实用主义,情况相当复杂)。主动皈依者相对地说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少,主要是出于内心的需要而主动从生活体验出发在理性思考、学术探讨中逐渐接近真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接受基督教信仰,这类信徒人数较少。从信仰内涵来说,被动皈依者主要是“先信仰然后理解”,而主动皈依者则是“先理解然后信仰”。我虽然不认为信仰有高低之分,但相信信仰有深浅之别。“先信仰然后理解”在方法论上属于“先假设然后求证”,是用信仰解释信仰。只满足于知其“当然”,而较少追求其“所以然”。对他们来说,信仰之路是平坦的、容易的、舒适的,因为信仰已经解决了一切,从而不会再产生什么困惑或问题。事实上,这种信仰的基础是单薄的,容易受外界的干扰而产生波动。“先理解然后信仰”的信徒则是结论产生于论证之后,他们不满足于知其“当然”,而且更要探索其“所以然”,在知其“所以然”之后才接受它。这种信仰一旦形成,其基础是稳固的,不易受外界干扰。

林语堂先生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在摇篮里的时候”便已找到了上帝,长大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基督徒。但后来他不满足于这种现成的“拿来的”信仰,甚至“怀疑这种宗教的价值”。他认为信仰的花最好是在田野里生长,“那些在盆中或温室里生长的,容易变色或变得脆弱。”所以,他

宁肯走出“温室”，重新踏上一条需要随时否定自我及重建自我的艰苦的探索之路。他不但深入儒、释、道三家宗教哲学的核心去切磋琢磨，审视自己，而且与西方的笛卡儿、叔本华、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等伟大哲学家“直接对话”，充分展示并发挥了自己的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想、深邃的见地。在克服了种种困惑、犹豫、彷徨、失望、灰心之后，他终于肯定了宗教信仰是一个特殊的领域。“这是人类知识所不可及的剩余区域。它不是理性的对比，它是高级的理性”，“偶尔会成为人类知识及道德意识的最有意义的区域”。“人的道德性对宇宙的总反应，我们没有适当的可理解的名称，有人称它为信仰，有人称它为直觉”。在探索过程中，林先生对庄子的学说特别佩服与认同，因而自称为“异教徒”。不过我不这样想。我认为他没有真的成为异教徒，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他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客观地探讨各派宗教哲学，在高度评价并认同庄子思想的同时，却冷静地选择了基督，在基督发出的“威严的大光”中找到了自己寻找的归宿。“耶稣从来没有解释他的信仰”，他的力量“来自他的个人示范”。“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在耶稣的世界中……没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的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在别人推理的地方，耶稣施教；在别人施教的地方，耶稣命令。他说出对上帝的最圆满的认识及爱心。耶稣传达对上帝的直接认识及爱慕之感，而进一步直接地无条件

地把对上帝的爱和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的爱,视为相等。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简单的,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简单真理的面前,而这真理包含有一切人类发展原则的种子,那就够了”。这样,林先生完成了他想要走也应该走的探索信仰的漫长历程,实现了一次信仰升华。

这本书是林先生对自己的思想历程的剖析,由于他学识渊博,虽说是信笔写出,但所提出的问题、引用的论据、阐释的道理都包含着极深刻的学术性,竟使它成为一本研究宗教哲学的学术专著。我读完一遍之后,发现了一个窍门:遇到读不懂或读不太懂的地方,不必死抠某一句话或某一段话的全部含义,不妨先接下去读林先生的论证与结论,然后再返回来重读那些高深的论据,我想这样读后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由于林先生和我们身处的历史时代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知识层次不同,尽管他这本书在多方面引起了我的共鸣,但我不得不指出,对他书中某些观点和结论,我是不能苟同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变革交替的时代,出现一些社会道德滑坡的事件不必大惊小怪。但是,把物质与精神(林先生称之为“灵性”)绝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社会秩序之上,而社会秩序必须来自个人的修养。”法律绝不是万能的。如果执法者的个人素质太差,无论多么健全的法律都会变成一张废纸。我们是否应该到那个“剩余区域”里去探索探索呢?

人活着应该有个精神支柱,应该有个正确的信仰和高尚的理想(基督徒更应该如此),这个理想也许是毕生不能实现的,但只要能够排除外界的干扰,保持住自己的理想与尊严而不断探索,他就是一位可敬的人。

林先生的信仰是深层次的信仰,其思想境界是高尚的,像他这样的基督徒无疑是多多益善。来吧,朋友们,让我们离开容易、舒适的生活之路,踏上艰辛的探索之路,去寻求更深层次的信仰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 庸

2000年5月4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绪 言

这本书是一个人在探索宗教时经验的记录；记载他在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他和世上其他哲学及宗教的磋磨，以及他对过去圣哲所言、所教最珍贵宝藏的探索。当然，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旅游，而我希望它能写得明简。我确信在这种对最高贵真理的探索中，每一个人都必须遵由他自己的途径，而这些途径是人各不相同的。哥伦布曾否在美洲登陆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最重要的是哥伦布曾去探索，且有过探险旅程中一切的兴奋、焦虑和欢喜。如果麦哲伦选取一条更长、更迂回的不同路线来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也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各人必然有各人不同的

路。我清楚地知道，今日到印度去，搭乘喷气飞机是简单得多的方法；你可以快一点到达。但我怀疑如果你搭乘喷气机到达得救，更迅速、更正确地认识上帝，对你会有多大的益处。我确知有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探索。他们在摇篮里的时候，便已找到这位基督教的上帝，而且像亚伯拉罕之妻一样，把这位上帝携带到他们所去的一切地方，最后他们进入坟墓时，这一位神也和他们同在一起。宗教有时变得太舒服了，而且已近乎自满自足。这一类的宗教，好像一具家具或财产，你可以把它带走，且无论 you 到什么地方旅行，都可以携它同行；在近代较粗鲁的美式英文中，就有所谓人可以“得到宗教”或“出卖宗教”那句话。我相信许多教会都宁愿把宗教放入手提箱里出卖。那箱子是紧密的，这样，推着它周游各地便方便得多。这是一种获得宗教的舒服而容易的方法。

但我怀疑这种宗教的价值。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惟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件他和上帝之间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生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因为宗教是一株最好在田野中生长的花，那些在盆中或温室里生长的，容易变色或变得脆弱。

因此这必然是一个个人经验的故事，故事中一切值得提及的，必然要以个人的探讨、以个人瞬间的怀

疑、瞬间的领悟，及所获得的启示为基础。虽然这本书并非自传，但我觉得有些地方必须提及某些个人的环境及背景，使这个故事的发展易于了解。它绝非一次平易无奇的发现之旅，而是一次灵性上充满震惊与遇险的旅程。这其中常有些类似雅各在梦中与上帝搏斗的故事，因为对真理的寻求很少是一种愉快的航行；常有类似使哥伦布船上水手们震恐的风暴、船难及令人困惑的罗盘偏差；常有疑惑、踌躇、叛变，及渴望回航的威胁。我曾航过可咒诅的地狱之火的雪拉恶礁及法利赛党、文士，及有组织信仰该亚法派的涡流。我是终于通过了，但费了不少手脚。

我这本书并非为那些没有时间谈及宗教、且永不会加入寻求队伍的人而写，因为这本书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晓得、那些自觉已有可靠的拯救、那些永不会有任何怀疑的自满、自足的基督徒而写。我和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定座的人们不起共鸣，我只是对那些问及：“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到哪里去？”的人说话。在每一条航线上，都有些旅客，为求心安，认为有必要先看看船上的测程仪，并找出他们的船所在的正确经纬度。我是对这类的人说话。

近代世界及当代历史的发展，对于我好像是不知往何处去的冒险，当我们愿意问及：“我们现在是到何处去”，乃是得救的第一个征兆。我能想像一艘鬼船，

一艘无人驾驶的潜艇，受到核子反应能的驱使而完全自动地航行。我还想像到在这艘鬼船上，有时乘客之间发生大争论，争论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以及它正向着哪里驶去，因为它显然是无人驾驶。有人意图发表那艘潜艇是自动行驶的意见，而有些富于想象力的人则开始主张这艘船可能是自有的，由于机器各部分的偶然接合，不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造成了。在这热烈的争辩中，我可以发现一种挫折、困惑及不满之感，于是有人喊：“我并不要到别处去，我只想留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幅近代世界的写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人驾驶着这艘船，但有许多证据证明这艘船是没人驾驶而自动的，那些富于臆测力的人便发表意见说那艘原子能潜艇是自有的。这种臆测，给此学说的拥护者以理性上十分的满足和骄傲；因为他们在臆测的飞翔中，看见这种事物偶然接合（螺旋钉及螺旋钉洞的幸而相配，那些主轴及主要推进器之洞的直径的全等）概念的庄严和伟大，他们相信那些心智较为渺小的人，一定没有这种概念。但船上大多数水手及乘客的心里却被另一个较为实际的问题所占据：他们是从何处来？而最后将在何处登陆？

我并非为取悦任何人而写，反而可能使某些人不快，因为我所说的是直接来自个人的观点。在宗教的信徒中，容忍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世上一切宗教差不

多都是如此，而特别是基督教，它已经僵硬，放入箱里，且放上防腐剂，它不容许任何讨论。很奇怪，在这件关于宗教的事情上，每一个人都似乎认为他所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在演说中要求通过美国联邦宪法的富兰克林说：“因此我越老，我越容易怀疑我自己对别人的批评。”真的，有许多人，以及各种教派，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真理，而别人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他们有异见，都是大错特错的。斯蒂尔——一个新教徒，在一篇献词中告诉教皇说，我们两个教会对他们信条的正确性惟一不同的意见是，罗马教会是无误的，而大英教会则永远没有错。虽然许许多多个人认为他自己的无误性是差不多和他所属的教派一样高，但很少有人会这般自然地像某一法国妇人在和她姊妹的小争论中说：“除了我自己之外，我未遇见过一个经常是对的人。”

可能有许多人想给我们一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许多人想保护我们免于异端的诱惑。这种对于我们个人得救的焦虑，是完全值得赞赏的。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中，人们却容易在我们的信仰上，加上过重的负担。这就是所谓教条及灵性上的独断主义；而我所反对的是那种灵性上的独断主义，多于那些个别的、特殊的教条。这种过度的保护及信仰的负担，可能压扁了许多青年人的心。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父亲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

故事。我们是住在南中国海边的漳州。有一位牧师住在离漳州约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例行回到城里两次。当时我父亲是十二三岁左右。我的祖母，因为是基督徒，奉献她儿子的劳力，免费为这位基督教牧师搬运行李。父亲当时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常常去贩卖甜食，下雨天就改卖油炸豆。漳州的居民喜欢在雨天吃油炸豆，因为那些豆被炸脆之后，味道有点像美国的爆玉米。他是一个好挑夫，遵从我祖母的吩咐去挑这些行李，那个牧师的太太和他同行。父亲告诉我，这个女人把每一件东西都放在担在他肩上扁担两端的篮子里面。不只有衣服、铺盖，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已经够重，但那妇人再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后还加上一个三四磅重的瓦炉。而她对我的父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这一点东西你不在乎，我知道你一定能担得起。”其实她并没有必要把那个瓦炉从漳州和她的住所之间担来担去的。我仍记得看过父亲肩头的疤痕，当然它并非单是因为这些行程；但我曾常常想及那些装行李的篮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个非必要而可搬运的瓦炉。这使我想起各种不同宗教的祭司们喜欢加在青年人肩上的信仰的重担，且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你可以担得起。你只要信，你将发现它是真的。”有时那些青年人的肩头会长出脓包。

8-1-2

第一章

童年

及

少年时代